

论男人好色

署名：肖成/编著

书号：ISBN 7—3589—6610—X

电子版定价：5.00 元

版本：2005 年 3 月第 1 版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205937 号

出版社：辽宁少儿出版社

目 录

论男人好色

男人的“三从四得”

凭权富甲天下，享尽荣华富贵

凭藉交情获鼓励，意气风发办实业

商人真的是唯利是图吗？

把天赋作为经商的工具

图谋私利互相利用

商人意识对官吏的腐蚀

王甫借机索贿，阳球痛惩权宦

刘腾恃功怙宠，太后临朝夺赏

援立中宗权倾朝野，天下奇珍尽数拥有

曾经搜刮保朝政，而今争当租庸使

位居宰臣为政无德，极尽奢靡敛财有方

上梁不正下梁歪，大官不廉小官贪

窃位出高招，敛财自有方

桑哥生财有路，皇帝为虎作伥

富庶县变成贫困乡，祝寿宴改喝发丧酒

袁大化做寿宴，众宾客送“小礼”

“借”的技巧

经商之“借”

未央宫里曾逍遥，成哀二帝淫夭折

约翰逊忙里偷闲，女秘书轮流加班

希腊总理坠入爱河，空姐咪咪招遥政坛

父王娶妻为传位，公主失友保权力

避权让位离官场，功成身退隐衡山

趁着受宠退休，优游园林养性

为求避仕回乡，故违朝廷制度

功成名就作布衣，隐退留县学神仙

越王猜忌功臣，范蠡弃政从商

饥不择食攀权势，仰天长叹赴黄泉

官迷心窍卖友埋母，罢退乡里臭名昭著

料事如神受器重，功成隐退不见官

辞官归隐为平民，平心静气做学问

李斯贪官恋财，父子双双被斩

上书辞职不成，下完棋后赴死

欲退不能沉浮官场，遭人妒恨被迫自尽

贪欲加权欲，盛极必衰亡

论男人好色

大凡男人都好色。由此男人可分为三类——色鬼、色人、色仙。

色鬼就是那些见了女人就动心的男人，不论对方年老年幼、貌美貌丑，用贾母的话说就是：“香的臭的都往屋里拉。”女人若遇到这类男人，最好逃之夭夭。

色人就是这样的男人：他们喜新厌旧，常常幻想撞上桃花运，但是还想要面子，要声誉，受着一定的约束。有了机会，他们必定要拈花惹草，内心里却忐忑不安；没有机会，他们就只好守株待兔，内心里却愤愤不平……女人对这类男人，最好是敬而远之。

色仙是什么？坦率地讲，色仙更好色，甚至喜欢天下所有美好的女人，但是却不管她是容颜俊俏，还是其貌不扬。

女人的美好包罗万象，或端庄，或妩媚，或成熟，或天真，或尊贵，或淡雅，或快乐，或忧伤，或温柔，或桀骜，或安分，或疏放，或厚道，或灵巧，或博学，或浅薄，或服饰华美，或面容娟秀，或谈吐娓娓动听，或举止从容大方，或明眸如水，或微笑如霞……他们对女人有着天生的敏锐，一眼便能看到对方的某个动人之处。不过，他们只局限于赏心悦目，而绝不会是得寸进尺。

色仙的心一派纯净，天蓝云白，哪怕尘世脏得一塌糊涂，女人变得污七八糟，他们也我行我素，自珍自爱。

男人本性为鬼，进化为人，修炼为仙。

鬼们常搞地下活动，人们只在地上奔波，而仙们却于天空云游。那个高度，是他们苦苦修来的。他们把女人当成了花当成了草，常常用自己的博爱化成清雨，把花草滋润，然后更加鲜丽更加娇好。他们隔着遥远的距离，静静赏析，如同观看一幅画。

色人常说的一句话：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有几分悲壮，而色鬼已经是鬼了，破罐子破摔，干脆死皮赖脸地躺在花丛下不走，谁有什么办法？而色仙高高在上，绝不会附落

进花草之中，纠缠着它们终日耳鬓厮磨，醉生梦死。

不过，花草的生命姿态永远都是仰视高空的，而卧在花下的男人只能顺着花茎看到花的背影。

所以，女人不要对男人充满失望。

男人好色，男人更敬色。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同样的道理，“好色之心，人皆有之”。不单单是男人，女人实际上也是好色的——英俊的面貌、开阔的胸襟、潇洒的举止——对于健康女性同样具有震撼身心的魅力。

“本性为鬼，进化为人，修炼为仙”，说得精彩之极！进化规律带有客观必然性，世上还没有得到进化的“鬼”已经很少；而修炼之苦，亦非常人所能忍受，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恐怕也为芸芸众生所可望而不可即。所以，世上的两脚动物中少“色鬼”，少“色仙”，多“色人”。不信请扪心自问：我，是“色鬼”，是“色仙”，抑或是“色人”？

我们谈论的是“爱情”。“色鬼”没有“爱情”——“鬼们”需要的是“肉欲”；“色仙”没有“爱情”，“仙们”虽“爱”却是佛教教义中所称道的“泛爱”——除了不爱自己的肉体外，他(她)们爱男人也爱女人、爱人类也爱蚂蚁蚯蚓。只有占绝大多数的“色人”才有“爱情”——“人们”既有占有异性肉体的冲动，又有心灵交融的愿望。所以我们要谈论“爱情”，也就是讲“色人”的感情。

“鬼”、“人”、“仙”，三者之间的界限是十二分的模糊的。它们之间不仅有着距离很长的“过渡地段”，处于“过渡地段”的，似“鬼”又似“人”，似“人”又似“仙”；而且三者之间也是可以因时因地因主观心态而相互转换——“鬼”可以进化为“人”，“人”可以修炼为“仙”，“仙”可“下凡”为“人”，“人”可以堕落为“鬼”。人人鬼鬼、仙仙人人，仅仅是一个变化着的、动态的、辩证的界限而已。

孔老夫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对于“仙们”，我倒也认为应该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找个“神仙”或者“仙女”做伴侣，远没有找个好女“人”或者好男“人”来得幸福实在。我们所必须思考的，一是要防止“人”变成“鬼”；二是要倡导“鬼”变成“人”。因为，跌进地狱的“鬼”依然存在着变“人”的希望，只要“鬼们”主动接受和顺应自然的、社会的“进化”规律；奔忙于世上的“人”随时存在着堕落为“鬼”的危险，只要“人们”沉湎“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悲壮”境界。做“鬼”还是做“人”，有时往往只在一念之中。

男人的“三从四得”

胡适有一次与闻一多、徐志摩等聚餐，席上，他对闻一多说：“你们湖北有三杰，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就是你，武人是黎元洪，名伶是谭鑫培。”闻一多也笑着说：“你们安徽也有三杰，也是一文一武一名伶，文人自然是你胡先生了，武人是段棋瑞，名伶是梅兰芳。”徐志摩在旁听了，连连称妙。

有一天，胡适讲笑话时说起，古时候的女子要三从四德，现在的男人也有“三从四得”。别人问他，男人的三从四得是什么？胡适笑着说：“三从是：一、太太出门要跟从；二、太太命令要服从；三、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四得是：一、太太化妆要等得；二、太太生日要记得；三、太太打骂要忍得；四、太太花钱要舍得。”他的话刚一说完，大家都忍不住哄堂大笑。

凭权富甲天下 享尽荣华富贵

1965年是菲律宾历史上，也是伊梅尔达个人历史的转折点，这朵“洛克班的玫瑰花”终于红遍了天下，迷人的乡下姑娘和她雄心勃勃的丈夫成为了菲律宾的主宰。外国记者称当上第一夫人的伊梅尔达为“铁蝴蝶”，伊梅尔达自己则把自己描绘为“一只钻出茧的蝴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马科斯的熏陶和她自己的努力下，伊梅尔达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这位出身乡下的穷姑娘在乎步青云以后，让世人包括她的丈夫亲眼目睹了她是怎样一个令人敬畏的一往无前的人。

伊梅尔达成为第一夫人后，便开始积极地干预政事。这在历届菲律宾总统夫人中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她成了马科斯的影子，对他施加着无休无止、难以抹掉的影响。用伊梅尔达官方自传中的描述，叫做：“……总统掌舵，她呼风助速。总统构造躯体，她往躯体里输送灵魂。总统建起大厦，她进行内部装饰”。她为自己选择的范围是文化和社会福利事业，这两者都是第一夫人传统公认的领域。但是，伊梅尔达的所做所为使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她会超出第一夫人这一角色。伊梅尔达开始大兴土木，修建楼堂馆所，其规模之大与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差不多。在她的操办下，1969年一座驰名东南亚的菲律宾文化中心落成了。

它位于马尼拉海滨大道，在马尼拉湾夕照下显得很壮观。内部富丽堂皇，设计独具匠心，有两千个座位的音乐厅，音响效果很好。此外，它还包括能容纳400名观众的剧院，可供戏剧演出、音乐演奏、举办报告会之用。1974年9月，又用仅77天的惊人速度建成相当规模的“菲律宾民族艺术剧院”。这座剧院有8000个座位，是菲律宾最大的剧院。她还倡导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附近建立了一座富有诗情画意的菲律宾乡村公园。这座公园集中了全国的农村景色，展览菲律宾各地的典型建筑、民间家俱、服装和手工艺品，她重建了马尼拉那座有城墙环抱的老城——因特拉穆罗斯，将它开辟为旅游胜地。

伊梅尔达的一位御用传记作者克里玛·波洛坦吹捧说：“她到处种下美好的东西”。他积极推行马科斯提出的“绿色革命”运动，在卢内塔公园和一些古墓四周发起植树运动，开展卫生清洁运动。她每年都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评比，选出最漂亮的市镇、行政区和校舍。伊梅尔达坚持认为，假如菲律宾人有一个整齐干净的环境，那么他们自身也会干干净净、精神焕发并遵守秩序。

伊梅尔达曾说：“是的，菲律宾人是住在贫民窟和破屋里。但重要的是人的精神面貌，

菲律宾人是面带笑容的。他们微笑是因为他们还算健康，还有些文化，还有人爱护他们。在我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真正指标是人民的微笑，而不是经济指数”。所以她特别注重给她的国民送去尽可能高档的精神食粮，组织各国电影节，选举世界小姐，以及由乔·弗雷泽和穆罕默德·阿里这样的高手参加的拳击比赛。尽管她的居民有许多还饿着肚子。她特别注重马尼拉市的美化，就象她特别注重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一样，1975年11月，她出任大马尼拉市市长，管理四市十三镇上任后即刻制定了整顿马尼拉市的计划，向各界筹措资金，亲自飞往华盛顿，同世界银行商谈大笔贷款；还兴师动众地调派军队清理街头巷尾的垃圾，疏通流经市区的河堤，进行庞大的填海工程，修整黎刹公园和美化罗哈斯大道。这一切都不免给人以哗众取宠之感。

她的社会福利计划，同样也是雄心勃勃的。这个综合项目包括：扩建“福利之家”——一个拥挤不堪的少年犯罪学校；为应邀进宫的幸运穷人分发圣诞节食品；帮助居民建造家庭花园；筹集济贫物资和一项叫做“在每一座村庄拯救一条生命”的计划。她曾向周围的人训导“文化艺术和爱美之心必定会把人们引向善良的境地。”许多人曾为她的计划和善心所感动，但实际上这项所谓文化和社会福利的美妙蓝图不过是伊梅尔达牟取暴利的挡箭牌。伊梅尔达的计划花费昂贵，单以菲律宾文化中心为例，这座位于马尼拉湾人造田上雄伟壮观的建筑展览品，最后的造价竟高达5000万比索。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数字，尤其对一个苦苦挣扎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个造价也比计划峻工的造价提高了40%。伊梅尔达不仅不为此感到不安，反而洋洋自得，她吹嘘说，为了让她的梦成为现实，她打开了每一个可以打开的基金渠道。下至私人捐款，上至政府贷款。如果这些来源还嫌不足，她就向海外贷款。早在1966年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伊梅尔达已经得到从海外寻找基金的鼓励。约翰逊总统称马科斯是他“亚洲的右臂”，极想讨好马科斯夫人，曾许诺动用老兵战争损失基金，向菲律宾“提供帮助”。伊梅尔达发现，只要有政府作保，她看样子能从外国贷款中截获无限的好

处。这些贷款在以后的 20 年中为她铺平了一条致富之路。在 1966——1971 年间，马科斯夫妇一共从美国得到十亿美元的贷款，这些钱到马尼拉以后的下落如何呢？美国政府审计总局和国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曾进行秘密调查，发现这些钱大部分进入了马科斯和伊梅尔达的私人腰包。

伊梅尔达和丈夫虚报账目，瞒天过海，在马尼拉装扮成两袖清风，而在海外却富可敌国。他们在欧洲、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设立秘密账户，存放他们的黄金。他们在马尼拉还有所顾忌，不显露钱财，但在国外却肆无忌惮，花钱如同流水一样。1968 年 6 月，伊梅尔达带长女伊米去美国采购。母女俩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出入于豪华商店。约翰逊把“退伍军人特别教育基金”中的 350 万美元送给伊梅尔达用于文化中心的建设，但这笔钱几乎全部成了她的零花钱。

1968 年 3 月，伊梅尔达和马科斯在苏黎世的瑞士信贷银行分别设立了秘密账户。夫妇俩向银行经理提供了自己的真名和化名，化名分别是：威廉·桑德斯和简·瑞安。各种文件表明，马科斯夫妇仅在瑞士便陆读设立了六个秘密账户，他们的存款总额据说多达 50 亿美元。他们还给了瑞士银行家们一个极为复杂的电报密码，以验证他们从马尼拉发出的所有电讯。该密码因年份和月份而异。马科斯的神奇数字“7”反复在他的账户号码中出现。

此外，他们还将 2 亿多美元存在其他国家的银行，包括纽约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和第一花旗银行。还在列支敦士登设立了一个账户，叫“沙砾基金”。这个“沙砾基金”只是马科斯夫妇在国外设立的 18 个类似基金中的一个，18 个基金的总资产共达 1.83 亿美元。马科斯夫妇还通过他们在香港、荷属安的列斯、巴哈马群岛及英属开曼群岛的公司，将大笔钱财存入海外的账户。由于这上亿的巨额财富全都来路不明，伊梅尔达和她的丈夫做贼心虚，发现有人对他们的财产提出疑议，或者仅仅是加以注意，那便是犯了他们的大忌，必置于死地才甘心。由于参议员贝尼格诺·阿基诺攻击文化中心造价昂贵，对它的开支提出怀疑，加之他

出身于贵族世家，并且是政界崛起的后起之秀，这一切都像揭了伊梅尔达夫妇的伤疤一样令他们痛恨，终于，尼格诺·阿基诺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伊梅尔达这位当年贫穷的乡下姑娘不仅在铜臭中熏染出一身的娴熟，而且在政治上也野心勃勃，当仁不让。1972年马科斯宣布军法统治后，伊梅尔达俨然成为总统政治上的副手。1975年1月，她出任全国妇女委员会全主任，成为正式内阁阁员，同年11月出任大马尼拉市市长。1978年6月她当选临时国民议会议员，后又兼任环境保护和安置部长。这朵“洛克的红玫瑰”的野心越来越大，她希望能把花香散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因此出访国外成了她的一大嗜好。她出访过美国、英国、日本、秘鲁、印度、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曾五次访苏，并参加过无数国际性会议。她是国际音乐理事会和亚洲文化委员会主席。多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为联合国环境保护贡献杰出人士评选委员会委员。她还以总统私人特使身份参加过同中国、苏联和古巴等国的建交谈判，有“建交开路先锋”之称。

为寻求石油供应，她到过伊朗、埃及、墨西哥、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中国等国活动。为解决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反政府武装问题，两次访问利比亚同卡扎菲会谈。

除上述官方身份的出访她还经常私自去国外旅游，购物和度假。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地方出现过她的芳容。

伊梅尔达一方面出尽风头，享尽富贵，无所顾忌地玩弄着金钱和权术，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的过去痛心疾首，讳忌莫深，一个人不敢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是虚伪的，伊梅尔达曾是个穷困潦倒的穷姑娘那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多少伟人都是从布衣起家的。

但虚荣的伊梅尔达却不这样认为，她把自己的出身看做是自己肖像上的污点，她要用强权的力量将这污点抹掉，留给世人一张完美无瑕的形象。她曾依靠淫威和眼泪从她的堂兄诺伯特手中夺了莱特湾省的省长职务，为的是平息自己童年时代在众亲戚中总是矮人一等的怨恨。她对自己的过去极为反感，希望将它们从自己的生活中一笔勾销，她甚至希望自己不曾

有过母亲。1965 年总统就职仪式举行之后，伊梅尔达为光宗耀祖，曾举行过一次家祭，但她只把花圈敬献在她的父亲和丹尼尔·罗莫尔迪兹议长的墓前，当人们问起为什么没有前往她母亲的墓上献花圈时，据说她只耸了耸肩。关于她母亲的任何情况，只有少数人知道真情，但是他们被堵上了嘴，不让他们透露半点。

由于伊梅尔达对自己的过去很忌讳，那么，那些知道她历史的过去的友人也就大倒其楣。因为他们是伊梅尔达昨天的镜子，时时令她从中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所以她对他们有一种不可自制的厌恶和排斥情绪。她对以前的亲朋好友深怀戒心，深怕他们危及自己的身份。她已经是菲律宾的第一夫人，于是她不再忍受危害和委屈。如果过去来往过的人对她的身份胆敢有稍微的不敬，她就会勃然大怒。因为她认为这是她以前的穷酸所导致的，包括曾在她难看时候给过她宝贵的提携和帮助的音乐教师阿多雷松也不例外。伊梅尔达曾把阿多雷松描绘得跟她“母女一样”。

但这“母女俩”后来曾断绝了来往，其原因不过是伊梅尔达邀请那位音乐教师到马拉卡南宫商谈一项文化计划。阿多雷松因为有一堂早已安排好的课，不能如约前去会面。但是，伊梅尔达指望她的老师要对她“尊敬”到为了马拉卡南宫的一帖邀请，不惜扔下任何事情。“她要我去时正好有课，所以我只是请求另约日期，竟不知道这就会使她勃然大怒”。阿多雷松回忆说。她从此再也没有被邀请去马拉卡南宫。伊梅尔达捎话给她的恩师，大使、参议员、省长和工业家每天都排着队等候谒见第二夫人。一个音乐教师连队都排不上呢。

虽然伊梅尔达煞费苦心粉饰着自己；但她的形象还是遭受到致命的毁坏。1970 年，一本未经批准的，与伊梅尔达的官方传记相去甚远的，名为《伊梅尔达·马科斯未透露的故事》的传记出版了，它把伊梅尔达青少年时期的真实情况客观地讲了出来，尽管它说的都是实话，但伊梅尔达却慌了手脚，她和马科斯曾竭尽全力阻止它进入书店，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书架，但那本书逃出了他们的手掌，在人们中广为流传，成为伊梅尔达肖像上一道抹不掉的

裂痕。

《伊梅尔达·马科斯未经透露的故事》出笼于马科斯第二任期升端的重要时期，其影响非同小可。也正由于此，马科斯夫妇对它的阻止才特别卖力，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购买版权，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诋毁作者的名誉，往她家门口安置打手，整她的档案材料，打恐吓电话，等等，等等。在这件事上马科斯夫妇的失算之处是，那本书的材料是详实的罗莫尔迪兹的家史，诋毁作者的信誉不会影响事实真相。发现所有的手段都不能阻止该书的影响，伊梅尔达又摇身一变，不顾在过去的年月里马拉卡南宫连篇累牍地大写特写地“出身贵族”这一事实，知否认她曾因过去的贫穷而感到羞耻。甚至煞有介事地发问：“当过穷人有什么错？”

《伊梅尔达·马科斯未经透露的故事》之所以令马科斯夫妇大动肝火，寒酸的童年，卑微的出身使虚荣的伊梅尔达感到难为情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揭穿了他们“当众撒谎”的把戏。这一打击使他们苦心塑造的公众形象毁于一旦，并大大影响了伊梅尔达对马科斯的政治价值。马科斯夫妇出于政治的需要，不得不否认任何与伊梅尔达贵族形象不符的东西，并于伊梅尔达生活经历的篡改，是马科斯政治身份的一种基本要求，一如他那些伪造的战争勋章。马科斯一直以菲律宾最伟大的总统自居，而这个称号包括他那桩虚构的贵族联姻。接受那本书，意味着放弃他过去为自己制定的形象。从这时开始，伊梅尔达即很难继续扮演“他娶的令人垂涎的贵族女子”的这一角色了。马科斯曾是个贫寒青年，做梦都想通过结婚的途径爬向上流社会，而那本书使他的梦化成了泡影。伊梅尔达在马科斯眼里贬值了，她为此吃尽了苦头。但是不久，她即得到了向马科斯反击的机会。

在伊梅尔达南来北往，穿梭于世界各地的空隙，马科斯终于旧病复发，玩起了拈花惹草的勾当。有一位叫多维·比姆斯的美国二流色情电影演员 1986 年来到菲律宾，同本地一个名叫 USA 的艺术小组制作一部电影，片名叫，《马巴利卡》，这名字恰好是马科斯入伍当兵

的化名。不久，比姆斯小姐被引荐给饥渴的马科斯。马科斯在享尽男欢女悦之后又顾忌起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任性刻薄的妻子，就在伊梅尔达从英国和美国返回马尼拉之际，马科斯麻利地抛弃了比姆斯，并以驱逐其出境以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不过马科斯这次算是遇上了对手。如果是一位菲律宾姑娘，慑于总统的淫威也许会忍气吞声，自认倒楣，但这位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见过世面的情场老手既不顾忌菲律宾总统对她意味着多么大的权威，也不在乎将发生的一切对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她老于世故，早有防备。在受到污辱和损失之后，她开始反戈相击，把她和化名“费雷德”的马科斯的风流韵事全部抖落出来。她放了一些录音带，并举行了一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详细讲述了那段她和马拉卡南宫有直接关系的情缘。在场的凡是熟悉马科斯的人都承认录音带里那个男中音的确就是总统的声音。

伊梅尔达被这件事深深地伤害了。使她受伤的不仅仅是一个区区二流色情演员即代替她在床上的位置，更在于比姆斯小姐对于她和马科斯婚姻状况的诽谤，或者说是陈述。比姆斯小姐到处散布说伊梅尔达和马科斯之间没有婚姻，他们俩只是一对政治伙伴。在此之前，马尼拉城即已流传着一个谣言，说伊梅尔达到国外为一种外国新闻界称为“处女种种”的疾病求医等等的说法。

现在比姆斯小姐的话和这一传闻恰好不谋而合了。不论这两则消息是否属于巧合，马尼拉城的谣言工厂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这上面做尽了文章，亦不管比姆斯小姐的揭露是否属实，有多少属实的成份，所起的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即“第一夫妇”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某种裂痕。

在马科斯的所有桃色丑闻中，和多维的风流韵事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从马尼拉发回的美国外交函件中，有一份印有“外国人不许看”的资料。这份把马科斯称为“追女人的男人”的资料，是供当时的里根州长在1969年为参加伊梅尔达·的文化中心揭幕仪式访问马尼拉时参考用的。资料为他提供了关于菲律宾问题的详细背景。其中所列举的全部

问题中，最棘手的是马科斯和一位美国海军官员妻子之间的秘密罗曼史。美国大使馆担心，第一夫人可能会发现这件事，从而大吵大闹，损害菲律宾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菲律宾歌星卡门·索里亚诺是另一位与马科斯有浪漫史的著名人物。第一夫人于 1970 年在旧金山找到了这位歌星。她和其财政顾问埃内斯托·比拉图亚来到歌星的住处，要求索里亚诺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上签字，声明她没和总统上过床。当索里亚诺让她滚开时，第一夫人抡起拳头朝索里亚诺打来，索里亚诺往旁边一闪，结果，这一拳把比拉图亚打翻了。后来，为了安慰比拉图亚，伊梅尔达让他担任国家银行的行长，一直到 1972 年止。

伊梅尔达要让马科斯为他的寻花问柳付出昂贵的代价——从金矿的股份到无约束的政治权力。他们的一位故友叹息道：“在菲律宾，寻花问柳的丈夫必须付出他的余生，而马科斯仅仅用我们的血汗钱作为代价。”

多维·比姆斯事件为伊梅尔达提供了一个武器，她要以此强迫她的丈夫对她做出空前的让步。“伊梅尔达已经抓住了马科斯调戏女性的把柄，这下削弱了他对她的支配权”，旁观者说。这次事件以后，本来就不满伊梅尔达心意的马科斯就象卡萨诺瓦（意大利冒险家，因丑闻而被驱逐。）一样被可怜巴巴地抛在了一边。以前，伊梅尔达竭尽全力精心培养出美满婚姻的形象，总是把马科斯说成一个超级英雄，现在马科斯当众出了丑，她是无法原谅的。马科斯一下子落到伙伴的地位，权力重心倾斜到伊梅尔达这方面来。从此以后，马科斯夫妇各自为政平起子坐地统治着帝国，伊梅尔达成为名符其实的富甲天下的女人。

马科斯执掌菲律宾大权 20 年，20 年来，他以勃勃的野心导演着整场剧目，伊梅尔达在这 20 个寒暑春秋的交替之中，也越来越成为一个欲壑难填，骄横专断的女人。

作为行政长官，她领导着 4 个城市、13 个自治区的庞大行政机关。这些地区总共有 500 万人口，占菲律宾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她成为“事实上的副总统”。她开始“偶尔光顾内阁会议”，热衷于在马尼拉湾占用 1.2 万公顷土地修建一个新机场、建一座核电站和一座热

电厂、建造一座把马尼拉的垃圾变成肥料的再循环工厂的迷人计划，而这所有的一切又都是菲律宾人无力负担的，虽然伊梅尔达和马科斯的私人财产能够承担，但他们夫妇不择手段地聚敛万贯私产，绝不是用来造福黎民百姓的。因而，不愿动用自己隐匿财产的伊梅尔达去求助于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权力日渐集中在马科斯手里，使得伊梅尔达有可能把她的一群谄媚者转变为她的政治基础，以便在丈夫突然去世后能够接过总统职务。她成了一只脱茧而出的铁蝴蝶。在1975年12月起草的一份高级机密文件中，一位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家分析了她的情况，并总结说：

马科斯夫人野心勃勃，残忍无情……她渴望财富、权力和喝彩，她那无限制的自负使她容易为奉承者俘虏。尽管所受的正规教育很有限，但她异常伶俐……她的政治组织主要由新闻界人士组成……再加上一些零散的政治家和军人。他们大部分是寻求庇护的谄媚者……她的政治事业主要由她的兄弟本哈明·罗穆亚尔德斯经管……她的许多权力建立在她丈夫的权威和外国人与菲律宾人相信她能影响他的决定的基础……马科斯夫妇的婚姻关系基本上是商业和政治上的伙伴关系，但没有人能够确定这种工作关系到底有多么紧密。有时候，两人明显地互相竞争；有时候，除非总统认为利害攸关，他才愿意向她让步……

许多菲律宾人认为，马科斯已留下一个政治遗嘱，提名他的妻子为他的继承者。尽管如此，她还不具备严肃地争取得到总统职位的才干……她现在正试图在本国加强她的政治地位。

马科斯夫人希望自己能胜任未来的工作……但她不能将注意力长时间地集中在一件事上，因此她可能缺乏行政措施来继续完成诸多事情……

一旦马科斯总统去世，他的妻子无疑会试图取代他。在政治混乱中，她也许会成功。但如果她想一直能够驾驭局势，她将需要军方的支持，而她并未受到高级军官应有的尊重。

……据说，已经有一批高级军官正忙于制定一个排除她的“后马科斯政府”的临时计划。

马科斯夫人可能未注意那一组织的存在；但她知道，她丈夫的许多忠诚的军方支持者并不喜欢她。她一直在通过向军官献殷勤和通过向他们的妻子做工作来发展自己的军方追随者。

虽然某些分析家声称“她还具备严肃地争取得到总统职位的才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担任菲律宾的女家长只是她的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想，但她却自始至终觊觎这个角色，并逐渐地巩固着自己的地位。

多维解放了伊梅尔达，从此她可以在菲律宾为所欲为。她开始为自己作为菲律宾新上任的特命全权大使而忙碌。她那些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缺乏实质性的内容，但却被她的亲信们吹得神乎其神，一位编辑曾挖苦说：“如果马科斯夫人到迪斯尼乐园去探讨和唐老鸭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人们是不会感到惊奇的”。

在莫斯科，她受到政治局的款待和科西金总理的接见，她还参观了列宁墓，伊梅尔达还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一见如故，这两位夫人有许多共同之处，伊梅尔达曾向江青深表理解地说：“第一夫人都是非常孤独的。”

与社会主义家的一番调情只不过是用来吓唬美国国会议员的把戏，目的是让他们增加对菲律宾的援助经费。但她的自做主张引起了菲律宾参议院的异议，他们质询说：第一夫人在下次与共产党国家谈判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征得议会的同意。

随着伊梅尔达政治欲望的勃发，其生活的奢侈荒淫也逐渐升级。她在马科斯母亲的故乡萨拉特重建了马科斯的“故居”，把它搞成了一座博物馆。其实，原来的房屋不过是一幢简陋的店铺。新落成的“故居”却变成了一座精致的西班牙式庄园，装有空调设备，还摆放着陈列柜，盛放着马科斯上学前穿过的短裤和各种各样他实际上从未得过的勋章。她也为自己买下了马尼拉最富丽堂皇的住宅之一，并且重新装修，然后强迫每一个人相信这是她童年时代住过的老家。她还在莱特岛的塔克洛班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纪念堂，命名为“桑托·尼尼